

痕之留痕

始于“食”的行走

□妖微 文/图

6月底，跟着儿子游走墨尔本，在八天时间里走街串巷，品尝当地美食。于我而言，旅行中的“食”，不止食物本身，更是关乎当地风土人情的综合体验。

涂鸦街上的可颂店

Lune可颂在当地较有名气，其总店所在的Fitzroy街区同样很出名。如果说墨尔本是澳洲的文艺之都，那么，Fitzroy区称得上是墨尔本的文艺聚集地。这里历史悠久，保留着大量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，画廊、酒吧、餐厅和咖啡馆布满街巷。随便推开一家店铺的门，我会发现昏暗的灯光、斑驳的墙上晃动着时间的影子，我几乎能和过往对话，进入平行空间的恍惚感油然而生。

铺天盖地的涂鸦是这个街区给予我的另一惊喜。涂鸦在墨尔本并不少见，但在这里发挥到了极致。屋顶、墙面、地面、垃圾桶、消防栓……到处都是色彩，到处都是恣意的泼洒。从小接受“不可以乱涂乱画”教育的我，竟然有了叛逆的欲望，想要油漆以及肆无忌惮的冲动，我要用线条和色彩，倾诉。

就在我尽情地挥洒着自由情绪时，又一份惊喜接踵而来。儿子指着一处房屋告诉我，这就是Lune可颂总店。这个品牌的可颂在澳大利亚已有5家店铺，被多家媒体评为“南半球第一可颂店”。其创始人是毕业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F1方程式赛车工程师，她以认真严谨的态度，以及对面包制作的满腔热情，新的事业中闯出了另一番天地。

推开贴着商标的玻璃门，偌大的空间一览无余，一股浓重的工业风扑面而来。店铺的前身是位于街道拐角处的废弃仓库，其装修保留着原有毛坯房简单、残旧的风格。具有年代感的红砖墙上，水泥的攀爬断断续续，这使整个墙面的粗犷显而易见。而墙上精致的产品广告图片，又将画风切换到当下的经营状态，这与整个街区各种元素交融碰撞的混搭气质是相融的。

店铺入口靠墙处随意摆放着很有限的桌、凳，中间是用水泥砌成的方形吧台，点餐与咖啡操作区共用朝向入口的一面，左右两面供顾客就座。吧台内部四面透明的玻璃房就是制作可颂的控温操作间了，里面摆放着各种制作设备，工作人员在固定的岗位上忙碌，完成可颂的制皮、开酥等步骤，如同工业的流水线生产。

点餐区摆放着可出售的可颂样品，因临近中午，已经有几款售罄。我点了杏仁可颂，又在咖啡区要了杯拿铁。当服务员将刚出炉的可颂摆在我面前时，焦黄明亮的外表与浓浓的甜香味马上激起我的食欲。铺在上层的杏仁片量足但并不喧宾夺主，酥脆的面皮、松软却嚼劲十足的蜂巢状里层才是让味蕾愉悦的重点。黄油和糖霜是不可或缺的陪伴，还有裹在里面恰到好处馅料，为食物贡献了更适宜的口感，一口咬下去，顿时刷新了我对好吃面包的记忆。拿铁咖啡表面的拉花和醇厚细腻的奶泡未让我失望，还有咖啡师出众的颜值，一样为本次体验加分。

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。自2013年12月开业至今，Lune可颂依然是墨尔本面包店中的顶流，那始终保持着的出众口感，一定是获得肯定的终极密码。

“食”可慰藉乡愁

“食为先”餐馆所在的唐人街，与Fitzroy区隔着十几站电车的距离；隔着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。

墨尔本的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唐人街，跨越6个街道，前后蔓延约2公里。街区两边商铺林立，饭店、茶叶店、药店、旅行社、各类事务所等应有尽有。“食为先”在墨尔本开业较早，是当地很有知名度的海鲜餐馆，馆内



提供广式早茶，食客众多。

为了在午饭点有个位置，儿子早在一周前就提前预订。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，我们走木质楼梯上了二楼。二楼餐厅是大统间，因地制宜放置着圆桌以及边角桌，从墙纸、木隔断、桌椅等样式中，可以判断出这里应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装修风格。与之应景的是，饭店保留着很传统的广式早茶的推车模式，即菜品放在推车上，由工作人员在座位之间推行，顾客可以直接取食。

不到中午12时，餐厅已是座无虚席。我们从推车上取了虾饺、凤爪、糯米鸡等特色小吃，感觉口味与国内无异，很是地道。环顾四周，顾客以华人为主，我们对面的圆桌上，一户华人家庭正宴请来自家乡的客人。邻桌的一位老先生看来是老主顾，从推车上选了几道点心后便安心喝茶，并不动筷。稍后，穿着西装的年轻男士在他对面坐下。老先生提醒男士先尝一块肠粉，然后满意地看着他吃。服务员也基本是华人，会用国语和粤语与顾客交流。

我想，旅居在墨尔本的华人，特别是香港、广东人，可以来此处听一听家乡话，尝一尝家乡菜，聊以慰藉乡愁。

回转寿司初体验

唐人街不但有中式餐馆，还有日本寿司店，Hotaru Sushi就是其中一家。儿子介绍说，这里提供的回转寿司，是他吃过的性价比

台州府城墙遐想

□李慧慧 文/图



在城墙上行走的时候，我们同行的人群渐渐分散为好几拨。有人继续前行，有人下了城楼，我跟着几位老师往另一个方向走，慢慢地，最后剩下我一个人了。我继续沿着城墙上那些斑驳的印迹，寻找着某个年代曾经遗留的痕迹，透过那还带着昨夜露水的青苔，寻找着属于某个朝代的辉煌，就像寻找大海中失落的某些贝壳，我知道那些痕迹与辉煌其实永远停留在我们的书本里了，永远停留在某些尘封的角落里，再也不能找到，就像那青苔上的露珠会在阳光掠过来的时候，渐渐消失一般，然而，我却固执地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些什么。

我的脚步很重，重得每踩一步，就像踩在某段岁月里，我的脚步很小，小得触不到城墙内外的小人物。我摸了摸炮台边上的一块砖，连细微的灰尘也没摸到，砖头过于光滑，可能有人像我一样，来了这个地方，摸了一下，然后遗憾地走了，顺便带走了灰尘，或许，那人像我一样也不知道自己想要找什么？

台州府城墙很长，全长有六千多米，现存的有四千多米，东起揽胜门，与灵江隔岸相

望，一直延伸至巾山西麓，平时散步我最多只能走三千米，何况这次还要赶时间，走得较慢的我只走了城墙一半的路程，同行的一位年轻的朋友则选择一个人继续前行。当我们随便逛了一圈在城门集合的时候，这位年轻的朋友喘着粗气，脸上淌满了汗水，急匆匆地跑来，哎呀，我是打车来的，生怕错过了大部队。他一脸兴奋且带着满满的遗憾，据他所说，他走到了城墙的中间，后来又从那边的城门下来，打车过来的，如果不是时间紧，他可能还会继续往前走，或许还会走到黑夜甚至走到黎明。他带着几分遗憾，拿着手中的相机说，时间太短了，下次继续来，带个帐篷在城墙上待上一夜。我既庆幸又羡慕，庆幸自己没有走到底，要不然不一定能准时回来，羡慕他走了大半的城墙，看了大半个台州府城，他拍下的照片里一定有我不知道的景，他踩下的每一个角落，一定有我不知道的故事。

我不知这位年轻的朋友站在城墙上，看着周边的一切是何种心情，就像我无法猜测当年威继光站在城墙上到底是何种心情。我只能通过有限的文字资料，幻想着将军站在

最高的，必须去感受一下。在墨尔本留学两年，他基本走遍了学生党消费得起的餐厅店，这些天我们品尝的，均是被他认可的。

寿司店下午是5时开始营业，我们去得比较早，就在门口排队等候。店的玻璃门窗上贴着菜品和价格。墨尔本的餐厅店大多如此，主打一个价格透明，免得顾客进入后因价格问题产生误会。寿司店边上有一家名为“京华烟云”的小影院，这名字很有年代感，让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电视剧《京华烟云》，不知两者是否有必然的联系。

营业时间一到，店员马上开门引导我们就座。餐厅不大，椭圆形的餐桌占据了大部分空间，餐桌中间是工作人员的操作台，现场制作好的寿司放上盘子后摆在运输带上，运输带围绕桌台而行，顾客可自行取用。桌台设有自动点餐机，顾客也可以单独点餐。

在我们对面制作寿司的是一位年轻姑娘，只见她表情沉静，动作娴熟，铺饭、添料、卷竹帘、切割、装盘等一气呵成。这是我第一次品尝回转寿司，且因几天未进米饭，自然是食指大动，吃得酣畅。

因为食材新鲜、服务周到，这家店给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。回国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再次选择来这里就餐，巧合的是，座位又被安排在同一位姑娘面前，显然，专注于食物制作的她并未认出我们。想着即将到来的告别，莫名伤感，这座城市以及人，萍水相逢，从此不见。

因“食”滋生的体验还有很多。譬如，因为被一家墨西哥餐厅的波西米亚风格的瓷砖墙吸引，我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，用并不喜欢的墨西哥卷完成在墨尔本的最后一餐；我们在一家名为“Grill'd”的汉堡连锁店，品尝店家自诩的“世界上最健康”的汉堡，同时惊讶于鸽子飞入餐厅与人争食的场景；刚在动物园喂完袋鼠，就在餐厅看邻桌食用袋鼠肉，我竟心生怜悯，想落泪……

可以说，相比于单纯的景点游览，始于“食”的行走会带给我们更多样的体验，提供更丰富的情绪价值，而这，往往就是旅行的主要目的。

城墙上的身影。当年，狼烟四起，寇倭作乱，面对着眼前的一切，他带领戚家军，在台州人民的支持下，用了一个月的时间，九战九捷。那时候的威继光，在当时的百姓心中，可能比这座连绵的城墙更能带来安全感吧。我想，那时候的威继光肯定也在心里感激着台州人民，因为当时抗敌无数的戚家军有当地勇敢的台州人，坚固的城墙则为九战九捷的抗倭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在城墙下，我们一群人聚在某个城门闲聊，一位朋友指着城门说，那年那场洪水就是从这个城门进入的。当年，“利奇马”过境，古城临海洪水入城，整座临海被围困在浑浊的水中。然而，这座城墙依然完好如初，没有多少损失，甚至有人无法在洪水中行走的时候，会从城墙上经过。此刻，看着城墙附近紫阳街上琳琅的商铺，来来往往的人流，甚至刚才触摸过的城墙的砖块上，我都没有发现那场洪灾的印迹。

或许，城墙下的人们经历得太多了，这座城墙经历过无数次的暴雨，引发过无数次的洪水，临海城墙最初格局的形成也与洪水有关。北宋庆历年间，暴雨引发洪水冲毁了临海城墙，那时的知州彭思雨修复城墙，“城筑高于前，而坚亦如之”。后来台州太守钱瑄“增治城堞，垒石为台，作大堤捍之”，又根据历年的山洪的水流量和流向等情况，将东城墙西移至东湖之西，并扩大原东湖水域，修整岸线，疏通东湖与灵江的水道，不仅解除了内涝威胁，而且为临海城东面增加了一条大跨度的天然护城河。由此，这座城墙才基本定型。

世世代代的台州人民，相信这座历经千年的古城墙会一直陪伴着他们。我终于明白，为何站上城墙的那一刻觉得特别安全，安心，单独的砖块未必是安全的，但由它们组成的城墙却充满着安全，给人带来的并不是束缚，散发着“生命的灵性，张开臂弯护卫着生活于其中的居民，充满安宁的俗世情暖的依偎感。”